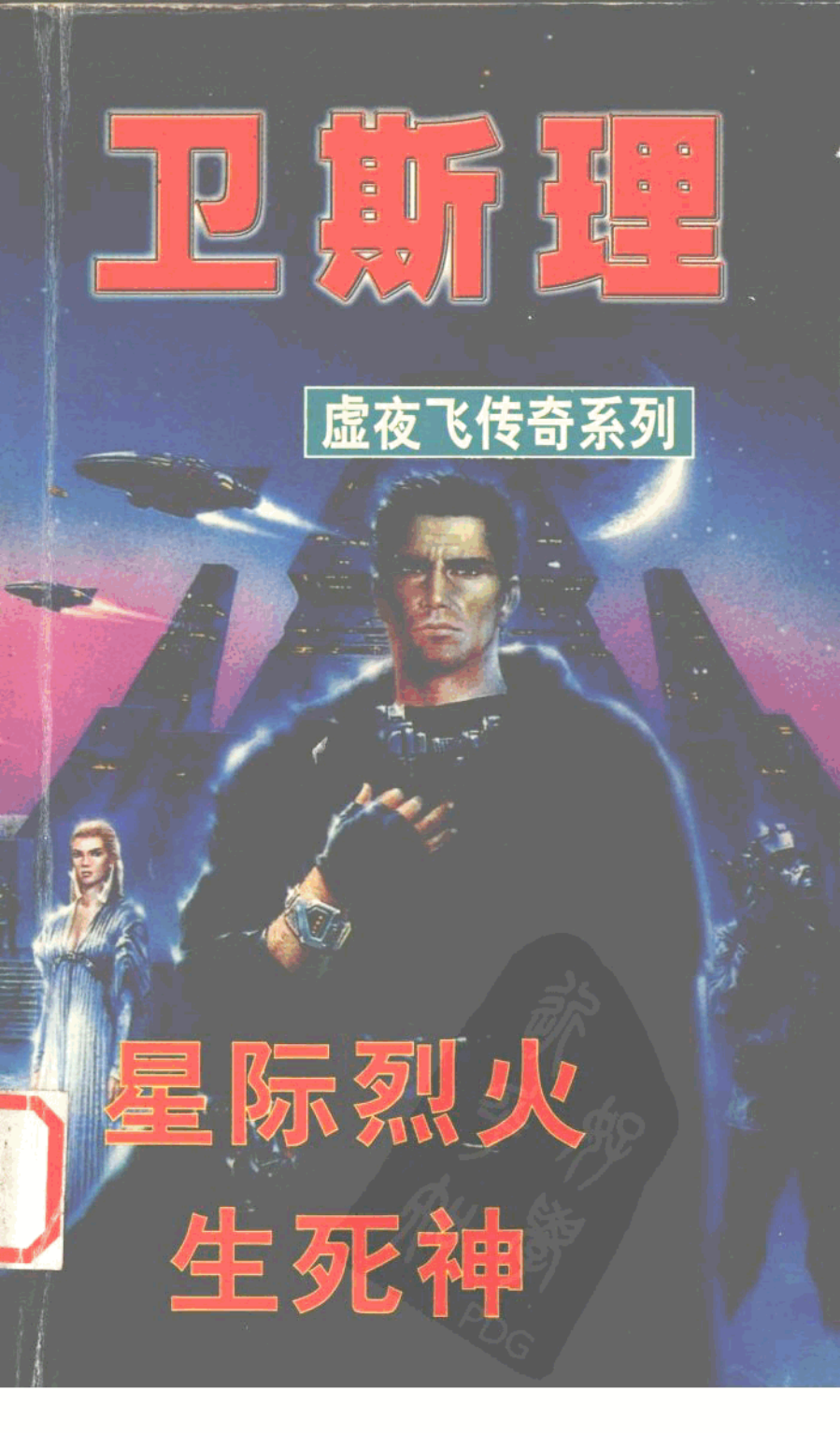


卫斯理

虚夜飞传奇系列

星际烈火
生死神

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：虚夜飞传奇

生死神 星际烈火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17

责任编辑:葛佳映

封面设计:静彦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:虚夜飞传奇

星际烈火 生死神

作者:卫斯理

出版发行: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经 销:新华书店经销

印 刷:陕西安康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380 千字

1999 年 1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0000 册

ISBN 7-80605-194-5/I·161 定价:15.80 元

版权所有·请勿翻印

倪匡科幻小说系列

亚洲之鹰系列

- | | | | | |
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-|---------|
| 1.鬼神 | 4.怪头 | 7.蜂后 | 10.夜光 | 13.解开死结 |
| 2.妖偶 | 5.巨龙 | 8.火凤 | 11.异人 | 14.游魂 |
| 3.魔像 | 6.蛇神 | 9.飞焰 | 12.死结 | 15.困兽 |

公主传奇系列

- |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|
| 1.天敌 | 4.尺蠖 | 7.离魂奇遇 | 10.神机 |
| 2.夜归 | 5.大宝藏 | 8.神话故事 | 11.暗算 |
| 3.宝刀 | 6.消失女神 | 9.四条金龙 | |

虚夜飞传奇系列

- |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-|
| 1.亡灵搜索队 | 5.续梦迷城 | 9.惊天变 |
| 2.蜃楼劫 | 6.隔世桃园 | 10.夺命环礁 |
| 3.星际烈火 | 7.无名咒 | 11.捕魔船 |
| 4.生死神 | 8.裹尸布之谜 | 12.科幻搜神记 |

目 录

星际烈火 (1)

生死神 (151)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：虚夜飞传奇

星际烈火

第一章 夜魔降临

夜魔又再降临基加利。

位于非洲中部的小国卢旺达，正爆发大规模内战，首都基加利已进入无政府状态，入夜之后更如同死城！

内田梦子紧握着一柄图西族遗下的手枪，敏捷地穿过两条小巷，朝一幢灯火通明的建筑物奔去。

只要再走几步，便可抵达由一批叛军控制的医院。

这场由卢旺达两大族裔，胡图族与图西族爆发的血腥内战，已持续一星期，导致二万人在暴乱中死亡！

死的除了双方的族人外，还包括廿多名修女与传教士。

梦子永远也不会忘记，西班牙籍修女依洛莉，在挤满孤儿的病房中，向她讲过的说话：

“修道院内孤儿，极需要这批药物”，依洛莉修女扬起手中一张纸条道：“那名叛军队长答应我，会将医院中一部份药物拿出来，这群无辜的小孩终于得救了！”

梦子是比利时红十字会中唯一的日本人，亦是会中第一名派驻卢旺达进行人道援助工作的女性。

跟梦子谈得最投契的，就是年轻的依洛莉修女。

那天清晨，梦子目送依洛莉修女乘坐吉普车，离开修道院时，忍不住流下泪来。她望着那辆在黄沙中消失的吉普车，默默地送上祝福。傍晚时分，梦子正在替一名道图西族人毒打的胡图族女孩洗刷伤口，发现在病房门外，呆立着另一位修女维仙裴亚。

“三十分钟前，依洛莉修女被人发现毙在基加利市立医院后巷——”维仙尼亚修女还未说完，已经泣不成声。

梦子如今置身的，正是依洛莉修女当日陈尸之地！

内田梦子胆敢勇闯虎穴，只是出于一腔热血。

依洛莉修女就是在这条黑暗的后巷内，遭十多名武装分子奸杀的！梦子环顾着四周，一股寒意从心中直透出来！她小心翼翼地翻过一堵墙。把身子埋在一堆纸皮箱的后面。看了一眼，便知道那全是运载药物用的纸箱。

突然传来一阵恶臭！

梦子正想后退几步，却已被一件物体绊倒。

她定神一看，原来是一具腐尸！

尸体已经发胀，在炎热的天气下，正传出阵阵令人欲呕的异味！

梦子早已习惯看尸体，但一具正有千百条蛆虫从鼻孔涌出的尸体，还是令竭力镇静的她惊叫起来！

就在这恐怖时刻，远处又突传来一扇铁门打开的声音：梦子咬紧牙关，绝不让自己再次惊叫，否则就可能变作下一具躺在这里的腐尸！

她听到两个人的脚步声。其中一个人闷哼一声道：“你昨天在法国大使馆抢来的那箱红酒，还喝剩多少瓶？”另一个人有气无力的答道：“全喝光了，长面包则还有几条！”说罢，就用力将一件物体掷向梦子藏的角落！

她想闪避已经太迟了！压在她身上的并非法国面包，而是另一具尸体——一具被子弹射得似个蜂窝的男子尸体！

他的双眼突出，刚巧盯着给压住的内田梦子。

梦子立即屏住呼吸，但仍然嗅到一股属于死神的气味！

其实像如今压在她身上的尸体，在首都基加利的大街小巷里，至少躺着上万具！

由于市立医院已被叛军占据，他们已开始将存放在殓房中的尸体抛上街外，把殓房改作冷藏食物和药物的地方。

占据市立医院的叛军，正式名称是“卢旺达爱国阵线”，成员全部是图西族人。在往日由死对头胡回族人控制的政权眼中，自然被规为叛组织了。

内田梦子在两个大纸箱的夹缝中，发现那两名叛军成员嘴角叼着香烟，手执自动机枪，看来是借弃尸为名，躲到后巷开小差为实。

天！他们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，但是……但是一股黑色的稠浓物体，正由门牙全被打脱的男尸口中流出来，沿着伤痕累累的面颊，流到梦子的胸前。

死不瞑目的男尸盯着梦子，好像她就是害死自己的人！

这短短的十秒，对内田梦子来说，就仿似十日、十年、十个世纪！地球此刻已经停止转动，时间早就凝住了！

她闭上眼睛，忍受着一生中最可怕的时刻。。

她不断的警告自己：“梦子，你绝不能轻举妄动，外面是两名杀人不眨眼的叛军，一定要坚持下去！”

那两名叛军体格魁梧，有着典型尼罗河图西族土著的特征。早在十五世纪，他们的祖先已从埃塞俄比亚迁徙至卢旺达，并向胡图族人实施封建统治，因而种下两大族人五百年来纠缠不清的恩恩怨怨。

这几百年来，图西族一直统治着卢旺达和另一地区布隆迪，直至十九世纪，由于比利时在中非建立了强大的殖民帝国，卢旺达和布隆迪终成为比利时殖民地。

一九六二年，卢旺达宣布独立，占有八成人口，兼且长期被受压迫的胡图族人，用暴力手段夺取了由欧洲殖民统治者一手扶植的图西族政权，结果导致大批图西族人逃难到布隆迪去。从此，胡图族控制卢旺达，图西族则控制邻国布隆迪，因

而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！

卢旺达和布隆迪两个国家，已被公认为非洲局势最紧张的地区之一。两国之内均存在反政府组织，经常互相杀戮，民不聊生。

局势看似复杂，其实颇易理解。A国内有少数B国人搞事，而B国内亦有A国人在搞事。两大族裔多年的血海深仇，埋下的复仇炸弹终于在上星期爆发！

A国和B国的总统——不，是卢旺达和布隆迪两国的总统，飞往坦桑尼亚参加高峰会议，企图想结束血腥冲突，可惜两人一同乘机返回卢旺达首都基加利之际，竟在机场上空神秘失事，机毁人亡！

内田梦子当晚正在机场附近一间诊所里，替学童注射防疫针。突然听到一声隆隆巨响，她和那群天真活泼又好奇的学童望向窗外，只见一团火球从半空坠落田野，冒起的烟直冲天际！

在那一刹间，梦子并未知道发生甚么事。但在腥风血雨下的基加利，又有甚么是不可以发生的？

一种不祥的预感，随着那团从天而降的火球油然而生。

梦子望着那群可怜又无辜的孩子，知道暴风雨快来临了……

那团火球会不会是上帝的天火？把人间一切罪恶和仇恨全烧掉，使这片美好的大地，在火焰下重生？再没有战争，再没有极权的政府……

当内田梦子返回修道院的时候，依洛莉修女正在花园的那口井打水。“梦子，你回来了，太好了！”依洛莉修女开心得连水桶也碰跌在地上，飞奔过来拥抱着梦子道：“感谢上帝，你安全回来了！我还担心飞机坠落你刚才工作的诊所。两位总统乘坐的专机，一小时前在首都机场降落时，被两枚火箭击中！”

内田梦子轻叹一声，望着满脸愁容的依洛莉修女道：“放心吧！无论局势变得多坏，我也不信叛军敢来找修道院麻烦。就在梦子说到这里的时候，黑的夜空之上，掠过几架军用直升机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引擎声！

梦子抬头望向天际，思绪一片混乱。

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，与布隆迪总统恩塔里亚米拉所乘的专机失事，很明显是一桩政治暗杀！

维仙尼亚修女从屋内奔出来，一边喘气一边道：“方济各会一名传教士刚才致电给我，总统府大队护卫绑架了几名内阁要员，并枪毙了……”她看来已被吓至惊慌过度。依洛莉修女握着她的手，竭力地安慰道：“慢慢说，慢慢说，上帝永远与我们一起的。”

维仙尼亚修女深吸一口气道：“他们枪毙了三名联合国军事观察员！”

接下来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。内田梦子望着正在低头祈祷的两位修女，心中亦有种说不出的难过。

这三名联合国军事观察员，极极可能就是一星期前来修道院访问那几位。“梦子，有没有想过离开基加利？”其中一位德国籍的观察员问她：“据我们观察所得，这国家随时会爆发流血政变，你该办自己打算一下。”“多谢你的关心/”梦子一边替病童包扎伤口，一边回答说：“我们绝对不会离开，因为这正是卢旺达人民最需要帮助的时刻。”说罢，又将药水喂给另一病童服食。

德国籍观察员轻轻一点头，打置着梦子，微笑回答道：“这大半年来，我走遍世界不少遭受战火蹂躏的地区，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，还有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……你是第一个我遇上最勇敢的日本女性！”

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眼中最勇敢的日本女性，如今正被两具

胡图族人腐尸压住，呼吸着从尸体中散发出来的尸臭。

突然，远处传来几下强烈的爆炸！躲在殓房后巷开小差的两名图西族叛军，一听到爆炸声，便立即提起自动机枪，朝建筑物的另一边冲去！

接下来是连串密集的枪声，看来图西族正与胡图族互相驳火，一场惨烈的巷战又告展开了！

对于梦子来说，这实在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！

她用力推开压在自己身上的腐尸，再次紧握手枪，向着医院的后门奔去。谁知她走到墙角时，整个人就呆住了！那扇大铁门前面，至少站着十名以上的守卫！别说是她这名弱质女流，就算自己是名受过严格训练的特种部队成员，亦无法在那十多名叛军的监视下，穿过一扇大铁门，潜进殓房去盗走大批药物的！

冷冷的月色洒在墙角的梦子身上。她抬头望向快被一片乌云遮蔽的月光，心想：“我绝不能空手回去的！修道院里的每一个病童都极需要这些药物，梦子，你绝不能让他们白白枉死的！”她打量着四周环境，发现身旁是一条巨大的水渠……水渠已经长满铁锈，如果她沿着水渠攀上二楼，从那扇打开的窗子爬进去，便可以走落地下的殓房！梦子下意识地用力抓一抓水渠，谁知两颗大螺丝已从上边掉了下来，跌在后巷旁边一排大战桶的盖上，发出刺耳的声音！她后悔已经太迟了，外面密集的枪声并未盖住她弄出的声响！紧接下来的，是脚步声！是叛军朝她藏身这墙角走来的脚步声！夹杂在脚步声里的，更是自动机枪上膛的声音！梦子握着一柄只有六发子弹的左轮，她还可以做甚么？忽然间，一样东西擦过她的肩头……

擦过梦子肩头的，是一头大老鼠！一头嘴中仍衔着半只人耳，靠吃死尸生存的巨型老鼠！

电光火石之间，不知哪里来的勇气，她竟可以手快到抓着

那头沿着水渠向上攀的大老鼠，猛力将它抛出墙角之外！大老鼠一碰到血渍斑斑的地面，已立即窜进梦子才藏身的死尸堆中！就快转过墙角脚步声，亦在同一时间停了下来，只听见一把声音说：“该死的老鼠！你有没有看见那头老鼠，多巨型！”当脚步声又再响起时，另一把声道：“别走得那么近，会传染的……街头随处是腐烂的尸体，听说疫症不但已经出现，而且迅速蔓延，你还敢乱动那些老鼠？咖啡弄好了，趁热喝吧！”

内田梦子万万想不到，她这条命竟是由一头食尸鼠所救回的，可是，她已经无可选择，除了硬着头皮，照原定计划……沿着水渠攀上二楼外，还有甚么其他更好的方法？

她在墙角多站了一会，肯定守卫着殓房后门的叛军没有折返，才把手枪塞到腰际，然后小心翼翼的，沿着长满铁锈的水渠向上攀。幸好自己身形娇小玲珑，那截看上去快折断的水渠，仍能支持自己的重量。这幢医院的外墙，弹痕累累，有些地方连钢筋亦露出来了。

梦子在那扇门打开的宙口外窥视，发现里面原来是医院的洗手间。就在她的身子跨过宙口的刹那间，两名叛军正喝着咖啡，巡到她脚下的墙角！只要她的动作慢一秒，就必定会被下面的人发现！她的心还暗忖：“好险！”

梦子从腰际拔出手枪，走到洗手间的门前，轻轻地拉开一条夹缝。外面的走廊上，躺满了大批的伤兵，也许是深夜时分，大部份人都已经熬睡，只剩下三两名伤兵躲在一角，在幽暗的灯光下玩扑克。

梦子轻轻把洗手间的门掩上，正盘算如何穿过外面那条躺满伤兵的走廊之际，映入眼帘的，竟是一袭挂在墙上的白袍，医生穿的白袍！但更令她惊喜的是那一个口罩！

自己是日本人，很容易会给叛军认出的。但她闻说有几名

红新月会的女医生及护士，仍然被叛军挟持，强迫在首都基加利的几个主要据点负冤急救工作。梦子心想：“难保在市立医院中，亦有被挟持的亚洲女医生的？”

当梦子穿起白袍，戴上口罩，走出洗手间的时候，额前的冷汗已像黄豆般大。她穿过两边均摆满帆布床的走廊，朝尽头的楼梯走去，那种感觉仿似穿过挤满魔鬼的地狱一样。耳边不断传来痛苦的呻吟，又或者突如其来的惨叫声！那一条短短的走廊，此刻就好像会自动会向前伸延似的。梦子越是想走到尽头，就越是走不到！

突然，背后传来一把声音：“你，站在那里！”梦子整个人呆住了：一股寒意直透她的全身，比坠下一池冰水还要冷！根本不用回头，亦知道死神向自己走近了！她把手慢慢伸进怀内，紧握着腰际手枪，继续向前走！

“你听不见我的命令吗？”那把声音续道：“你再走前半步，我立即轰掉你的脑袋！”一切都完了！自己实在太天真了！她有甚么资格，潜进被叛军盘据的市立医院，盗走贮存在殓房中的一批药物？

她将会给全医院的伤兵轮奸，然后被人在太阳穴加上一枪，再弃尸在后巷，就像依洛莉修女的下场一样……她没有回头，只是闭上眼睛，让脑海中出现他的影子。

当他从恶梦中醒来的时候，北美洲的晨光正好洒在那张双人床上。令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温馨感觉。

他用睡衣的袖拭去额前冷汗，转头望向床头柜上的结婚照。“她的处境一定极之危险……”她凝规着照片中的新娘道：“梦子，你听到我呼唤吗？”

一对新人的结婚照，是在加拿大温哥华的伊莉莎白公园中拍摄的。新娘子是才貌双全的日裔脑科专家内田梦子，幸运的新郎则是华裔悬棺葬专家，考古学权威解剑。

解，一个颇特别的姓。以剑为名，则有着：“解剑拜仇”的意思，也就是指解下兵器，向仇敌揖拜，希望化干戈为玉帛的求和表现。解剑，顾名思义，正是位沉默寡言，与世无争的学者。

也许由于这种近乎孤僻的性格，根本就和梦子格格不入，当天参加婚礼的嘉宾，早已在背后开出盘口，赌一赌解剑和梦子的婚姻能维持多久？

晨光射在相框的玻璃上，泛起刺目的反光。解剑拿起照片，轻抚着里面穿上雪白婚纱的妻子，徐徐的走近阳台。

打开阳台的落地长窗，迎面吹来是一阵温柔的海风。

脚下的非莎河，在朝阳下美丽依然。大批的木材浮在金光闪闪的河水上，衬着积雪未融的远山，看了能不叫人心醉？可是，眼前的美景，对于解剑来说，已再没有丝毫吸引。每天起床，解剑的脑海中，永远是一片空白

他也曾把这种怪感觉向朋友提起过，发觉很多人亦有类似可怕的经历。一觉醒来，又或者忽然惊醒，望着惨白的天花板，拼命问自己：“这是甚么地方？”究竟是仍然在梦中，还是已闯进别人梦境？又或者是置身另一个空间，另一个年代，甚至另一个……另一个星球？

解剑已经记不起，这种感觉是何时开始的？自从和梦子结婚之后，这种怪异感觉就越来越强烈。

当解剑把这种怪感觉向一位朋友提起时，那人竟哈哈大笑起来。“每朝醒来，都能忘记昨日所发生的事，实在太好了！”在西门非莎大学教授传理学的朋友道：“解剑，是上天赐你的异能啊！说是失忆未免太严重，但若能把昨天一切都能抹掉，让一切重新开始，是一种福气呀！”

那位朋友讲得一点也没有错，对解剑来说，每天的确是一个新的开始。回忆就像如今洒在阳台地上的树影，全是零落的

片段。每天清晨，解剑总要呆站在这里十多分钟，才能像玩砌图游戏般，把自己的生命慢慢拼好，还原

如果不是刚才那个恶梦，令他惊醒起来望见床头柜上的结婚照，他一定不会想起梦子，他在这世界上最爱的人，如今极可能陷于险境……“基加利……卢旺达的首都……”解剑像梦呓般自言自语：“非洲……”

他突然急促转身，奔向床前的那具小型电视，刚巧看到早晨新闻报道：“非洲小国卢旺达的局势急转直下，比利时和法国已展开撤侨行动，联合国和平部队仍有二千五百名士兵留驻该国。”新闻报导员说罢，已紧接上尸骸遍地的新闻片。解剑盯着萤光幕，好像要在战火连天的画面中寻找自己的妻子……“十名联合国比利时士兵，在总理府邸保护女总理维林吉伊马纳时遭枪杀，而女总理亦已被处决。联合国安理会与美国总统克林顿，均强烈谴责这宗暴力谋杀……”新闻报道员的旁白，仍然继续念下去，但解剑就只是呆望着，那一个一个用鲜血拼成的镜头，希望梦子立即可以回到自己的身边！

一切的回忆都在刹那间拾回了！三个月前这个房间，同样的清晨，窗外飘着鹅毛雪，电视里播着圣诞歌曲。梦子一边收拾行李——边道：“我已经决定……”

雪仍是静静的下着。解剑手中是一封从非洲乌干达寄来的信，信封上印着国际红十字会的标志。

信是写给内田梦子的，写信的人是小林康治，也就是梦子在东京大学医学院的脑科教授。小林教授是国际红十字会驻乌干达特使，在信中提到卢旺达目前的情况，并恳求一向在比利时红十字会主持救援工作的梦子，尽快考虑参加圣巴斯修道院的重建计划。

解剑读罢小林教授的亲笔信，轻轻的拥着梦子，望着窗外的初雪，道：“那地方太危险了。”梦子在解剑的颊上送上一

吻，幽幽地答：“剑，别忘记我曾在纽约生活过三年半，今天的卢旺达，未必会比午夜的布里克林区恐怖吧？”解剑把梦子拥在怀内，十分孩子气的道：“我怕有一天失去你！”梦子温柔地推开他，走到衣物中间，拿出一批衣服道：“怎么忽然会变成文艺腔的？”

梦子说这句话时，是背着解剑说的。做丈夫的可没有看到妻子的神情。假如解剑当天发现梦子眼角的泪水，就不会认为她只是在说笑。梦子低下头，扮作专心放好行李箱中的衣物，可是她此刻的心情，其实是极矛盾。她害怕有一天会失去解剑！是永远的失去！永远！

这并非那种世间上任何一个女性与生俱来的妒忌心，而是埋藏在她心底的，永远不会有人发现的秘密，正影响着她此刻的思想。假如那日真的来临，梦子将如何面对？

“梦子……”解剑递给梦子最喜欢的一个发夹，道：“我知你一定会带它同去的。”早已偷偷拭干泪水的梦子，慢慢的把头转过来，接着解剑手中的发夹，露出坚定不屈的神情说：“放心，我一定会回来的——”接下来的是深深的一吻。两唇分开的时候，下过一夜的细雪刚好停了。

从温哥华列治文市的家，驾车往国际机场，只需要二十多分钟。解剑一边驾着车，一边对梦子说：“待你从卢旺达归来，我们就可以回日本，到横滨探爸爸妈妈。”

“好，让我们再次在山下公园散步，然后走上冰川丸的餐厅品尝爸爸的名菜‘内田龙虾’！”梦子望向转量的蓝天，想起自己的故乡横滨，还有她与解剑曾经度过的快乐日子，不禁哼起歌来。

“熟悉的旋律，熟悉的歌词……”解剑把车驶进温哥华国际机场的露天停车场：“我记起了，是‘津轻海峡冬景色’！一首动听的歌，一个最爱的人